



勤勤恳恳，我只赚辛苦钱

扬勤廉正气  
创美好生活

## 和乡亲们一起过年

□ 本报记者 王慧

潘美羽 乡村选调生

这个春节，24岁的潘美羽做了一个决定：留下来，陪村民一起过年。

这是潘美羽第一次独自一人往外过年，身为宿迁市宿城区洋北街道下口村党支部书记，她希望能在这个举家团聚的时刻，为乡亲们做点事儿。

2021年8月，潘美羽作为江苏省名校优生选调生，来到了下口村。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，近些年，因为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多，村庄逐渐趋于“老龄化”“空心化”。

在下口村，因疫情而生的冷清尚未全部消散。消失的鞭炮声，停办的集市，年轻人回来过年的也少了，很多村民都感慨“年味越来越淡了”。所以我希望留下来过年，让村民感受到一点温暖。

扎根农村一年多，潘美羽这个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城里女孩，脱掉高跟鞋，挽起裤脚，跟着村民学插秧、学种瓜，成为了一个接地气的“村娃子”。

“刚来农村时候，五谷不分，甚至分不清豌豆叶和辣椒叶，闹了不少笑话。”潘美羽还记得，自己第一次踏进西瓜地时，穿着时髦衣服和小白鞋，瓜农郑师傅看着她这一身装扮，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：“姑娘，你进来，瓜棚里头脏，又热。”

郑师傅的话让潘美羽有点蒙，但反应过来后又觉得有些脸红。看着她执意要进瓜棚，郑师傅无奈地丢给她一件棉袄：“披上！我是怕你沾大棚土，头发沾到塑料帘上的泥，脏脏。”

“哪有到村里来不沾泥土的？”潘美羽把衣服还给了郑师傅，从此变成了他的“小尾巴”，每天跟着他育苗、栽培、追肥、整枝……

大棚内温度高、氧气不足，潘美羽一待就是大半天。一段时间后，她发现瓜农们进棚子前会脱掉鞋，只穿袜子踩在薄膜上。为啥呢？一个瓜农告诉她：“一是鞋底硬，容易踩坏地膜；二是有些瓜藤被薄膜盖住了，眼睛看不见，只能用脚去‘摸’。”

半年时间，潘美羽硬生生地磨破了三双袜子。她笑道，这三双袜子让她由外行的“吃瓜群众”变成了“半个瓜农”，如今她可以轻松通过弹瓜听声、观察果实性状等方式判断西瓜是否成熟。

行走在田间地头，穿梭于阡陌之中，与村民们交流、唠嗑，潘美羽不仅收获了丰富的农学知识，更学到了来自于农民的生活哲学——

比如学插秧的时候，由“俯身能窥一片天”悟谦卑之智——插秧时农民们低着头，弓着腰，所以我们持有低下头、俯身下的谦卑姿态。

由“下扎方能催苗壮”悟成长之理——秧苗在插入田里的时候，要直直插入土壤，扎根不深很容易出现“浮苗”“漂秧”。我们年轻人也正处于扎根阶段，应努力向下，将根深深扎进泥土中，扎进人民群众中。

由“退步原来是向前”悟进退之道——插秧时两脚要分开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后退，往后退时才能确保自己插的秧苗是否排列有序、规整一致，这是“退步也是向前”的辩证法智慧。

“这一年多来，我和乡亲们都有感情了，他们把我当成了自家孩子。”潘美羽打算年三十晚上去村民家一起包饺子、看春晚，一块儿热热闹闹吃年夜饭。她还计划，每天去村里的大棚巡视一次，为农作物“保驾护航”。

这个年，虽没有返乡，但潘美羽相信，和乡亲们在一起，依然会过得年味十足。

# 回家过年

“三年了，终于能回家了。”

从来没有一个春节，像2023年这般，如此令人期待。对于很多人而言，今年的春节是一场久别重逢，人们前所未有地期盼团圆，渴望回家，用拥抱来补偿相思和等待，这注定是一个更美好、更温暖的春节。让我们跟随这期人文周刊，一起来听听他们春节回家的故事——

□ 本报记者 姚依依

许金晶 从事统计调研工作

新年总是让我们充满期待，与年迈的父母共享天伦，与久违的朋友谈天说地，备上一车满满的年货，享受一桌热气腾腾的年夜饭……回家的新年可以是幸福的、温暖的、感动的，当然，也可以是充满使命和责任感的。

1月10日下午，许金晶打开手机，如愿抢到了2张大年初三从南通海安到徐州睢宁的高铁票。今年40岁的他老家在海安，妻子老家在睢宁，夫妇俩长居南京。“以前过年大多选择回一方父母家，因为交通不便，现在有了高铁，2个小时就能到对方家了。”许金晶还记得，四五年前一次过年从海安到睢宁，两人搭了辆顺风车，花了六七个小时，如今，全省高铁网越织越密，无论哪个家，坐高铁都是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

“感染高峰春节前基本过去了，这一年，相信所有的老百姓对即将到来的春节都充满期待。”今年和妻子一起回老家，既让他们享受亲情之乐，也圆了他们一份乡情。

故事要从2016年说起。许金晶陪着当时还是未婚妻的妻子，一起回她的老家睢宁县安镇镇赵村过年，在这个当时仍是江苏贫困地区的乡村，除亲情外，许金晶还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报告。“我从小在南通海安镇长大，对‘三农’问题其实缺乏直观的了解，直到跟妻子恋爱，到了她的家乡，停留比较长的时间，对乡村存在的问题才有了切肤之感。”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调研工作的人，许金晶觉得，孙赵村

遇到的问题，也是很多乡村遇到的问题，他应该为乡村发声。许金晶通过深入了解调研，写出了一篇题为《三百公里三十年三代人——春节回乡杂记》调研报告，报告入选江苏省委机关工委乡情调研报告征集，并被编撰成册。报告中，许金晶从广告、汽车、教育、养老入手，分析孙赵村发展或需解决的问题与困难。“三百公里指孙赵村到南京的距离，三十年是指我们的父辈在改革开放30年后分别身处的城镇和乡村，三代人是讲从我们爷爷奶奶，到我们的父母，再到我们这一代。”

“一个乡情调研报告，深入地去，就会发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很多问题值得关注，对解决中国的‘三农’问题有启发意义。”因此，今年新年，许金晶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新任务——时隔7年，他想调研海安市海安镇、睢宁县安镇以及自己居住的南京市鼓楼区，将三者进行对比思考。现代化在各个不同发展水平的社区中，各自存在哪些短板和症结？各地的发展又能给对方的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和借鉴？带着这些疑问，许金晶希望这一个春节，能够多走访一些村民、居民，多聊聊天，多走走，多看看，拿出一份更深入、更丰富的乡情调研报告。家乡是“此心安处”，亦是希望发挥自身力量记录并传播的使命感之源。

“我有一个心愿，希望在2028年改革开放五十周年的时候，出版一本书，围绕我在南京生活的社区跟我的老家海安镇、安镇做一个长期的比较，用非虚构的笔法记录它们的发展历程，同时会把一些理论、思考与积累贯穿其中。”许金晶说。

## 为了点亮更多的“家”

□ 本报记者 冯圆芳

江文宏 赴陕支教校长

南京溧水和陕西商洛，相距一千公里，风土人情迥异。哪个是家？

在59岁溧水高级中学副校长江文宏心里，溧水和商洛都是他的家。去年7月24日，江文宏作为中组部、教育部选派的江苏优秀校长之一，飞向了祖国西部的壮美山川，成为支教陕西商洛的校长。

1月14日返宁，大年初四回陕，看着装满商洛特产菌类的行囊，江文宏在心里，把10天的假期算了又算——3天，雷打不动地陪母亲，老太太去年80大寿，他没能陪在身边。

“我来支教时，母亲没有怨言，而是亲自给我做了两双棉布拖鞋，真是‘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’。”

“母亲总是对我说：知道你是做事的人。放心，我好得很，你把自己照顾好就行。”

使命在肩的时刻，80岁的老母亲给了江文宏稳稳的加持。

剩下7天，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！他要到溧水区领导和教育主管部门汇报近况工作及下一步打算，他要回省溧中商量如何与商洛市商南中学

共建学科平台，引进南京的教育资源，形成两地间的教学互动机制，他要思考怎么继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，让大山里的孩子眺望更广阔的精神天地。他希望年后一回陕，心里的计划就能更快地实施起来。

此去入陕，就是为了点亮更多的“家”。

“名为帮扶，实际上是交流。”商洛市商南中学，年年有学生考进清华北大，但由于地处典型的秦岭山区，优质教育资源匮乏。最让人难过的是孩子们的生活条件：宿舍没有风扇，光线昏暗，临睡前想打瓶热水洗澡，得跑上好一段路。

“我当时心里就发誓，一定要改变现状，到这儿还想着躺平，还不如干脆别来！”

向各处要资源，江文宏强力推进本已停滞的北拓校区工程。盼望着，等今年年底新校区落成，就不必“一个班考试，另一个班就得放假”了。他还给每间宿舍装了电风扇和LED灯，每层楼装了电热开水器，还建了4间淋浴房！虽不能保证每个孩子每天晚上都能洗澡，但至少让他们能排队洗上澡。

在食堂，一张张红彤彤、热腾腾的小脸儿围上来：“校长，你太好了！”

江文宏坚持每天巡课，到学生宿舍转悠聊天。“一开始有孩子觉得老头多管闲事，不睬我，把我当路人甲。”但他们渐渐发现，对那些不守纪律、学习也不好的同学，这位江校长并不发火，只是说：

“在勤政楼，校长有约，你啥时候来一下，咱俩聊聊天。”

曾走进“校长有约”的学生凌宗楠，后来在卡片上写了一段话，记录自己的“成长时刻”：“2022年，11月23日。已经许久没有提笔写日记，今朝握笔，记录生活。我为自己而读书，不为别人，为自己生活的自主权而奋斗。”

“江校长，您老是说‘我们商南’如何如何，好像您不是我们商南的校长，只是从南京来的管理者而已。”

曾经，江文宏无意中一句话伤了当地老师们的心。

去年8月19日，江文宏在朋友圈转发文章：《爱不够的故乡，写不尽的南京》。今年1月5日，他却写下：我是个来自南京的商人，爱上商南，是我无悔的人生。

何处为家？对现在的江文宏来说，播撒了更多光亮、镌刻着奋斗痕迹的地方，就是家。这个年，他两边的家都想守候。

□ 本报记者 冯圆芳

刘存明 麻醉医生

离过年还有十多天，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刘存明就领到了春节排班表。不出所料：大年初二、三、四，他又要值班了。

“过年时大医院的急诊量比平时更多，我们随时‘on call’（待命）。”

父母在世时，刘存明要求自己，每两三年必须陪父母过一次年。平日里，他要率领120人的麻醉医生团队，一年承担近20万次的麻醉手术。这个数字平均到每天，大约500次。

疫情防控步入新阶段，刘存明和兄弟更忙了。

6000，省人医内部“闻之色变”的急诊抢救号码。只要这个号码打来，5分钟内必须抵达现场，投入战斗！刘存明团队通常在两三分钟内赶到。疫情高峰那段时间，凡是阳后感觉“还行”的医护人员，都硬顶上去了。

“开刀去病，麻醉保命”。这是因为，手术过程中的意外太常见了。过敏，高血压，低血压，大出血，心律失常，严重者心脏骤停。麻醉医生的角

色重要而微妙。他们的天职是守护在手术台旁，密切观察病人的生命体征，做好相应的抢救治疗，直到病人安全下手术台。

压力不可谓不大。好在，有刘存明这个“灭火队长”和他率领的一群“灭火队员”们在。

术后新生，患者却一般很少想到麻醉医生，醒来后首先感谢外科大夫：“多亏您开刀开得好。”

“麻醉医生确实是无名英雄，可他们也是病人手术过程中的生命保护神。”刘存明并不计较。

一年多前，一位罹患恶性肿瘤的98岁老人渴望手术。刘存明形容，感觉像面对一辆行驶了100万公里的汽车，稍有不慎就轰然散架。面对病人求生的眼神，他没法说不，转头做了无比精细的术前准备：加强营养支持，提升呼吸功能，把血压血糖等指标调整到最理想状态，把手术中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。

真正高明的医生，是让危险根本不要发生。

“我们遇到的病人多了，我们有信心，你也要相信我们。”病人术前往往紧张，刘存明总是耐心地给他们打气。

比起外科医生用刀，麻醉医生更

“柔”，但都指向医学的初心，那就是守护病人的健康与尊严。“麻醉是一门研究‘让患者没有痛苦’的科学。它和‘舒适化医疗’‘无痛化医疗’的医学理想息息相关。”

他希望人们了解，麻醉医学想做的、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多！分娩，流产，做肠胃镜，这些医学场景因麻醉医生的努力而变得不那么可怕。小到让孩子安安静静做完检查、让骨折病人免受“搬运”之苦，大到缓解癌痛、让局麻病人免遭手术场景带来的创痛……麻醉医生亲身参与和见证过现代医学在修理身体“零件”之外，关怀和疗愈“人”的点滴成就。

年的脚步近了。翻开医院最近的“插管治疗统计表”，刘存明嘴角漾起笑意：危重病人的救治量下降了，普通手术的麻醉量上来了。这说明，医疗秩序在恢复正常，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出现曙光。

谈起新年心愿，刘存明盼望省人医的AICU（麻醉重症监护单元）今年能建成使用，让做完手术的病人及时腾出床位，转移到AICU，然后在麻醉医生的悉心照护中醒来——对危重症病人来说，多一张手术床位，就多了一份生的希望。

## 我给自己打九十九分

□ 本报记者 吴雨阳

乔俊杰 货车司机

“春节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刻，因为能回去看看孩子，看看家人。”

一句简单的话，却承载着95后小伙乔俊杰心头沉甸甸的情感。

乔俊杰是安徽亳州人，2017年退伍后进入了货运行业，在江苏南通一家物流公司当货车司机。跨省上班，“回家过年”成了他最盛大的节日。

记者联系上乔俊杰时，他正在高速服务区稍作休息：“我们一般要干到腊月二十八才正式放假。”扳着手指数着，2020年春节，全国疫情爆发，乔俊杰没能回家。2021年，历经了查验健康码、行程码、落地5天3检后终于到家，但遵守防疫规定，没拜年没串门，整个年过得静悄悄的。“身边不少朋友甚至连续3个春节没能回家过年了，随着各地防控政策调整，他们今年大多选择回家团聚。”乔俊杰对这次过年充满期待，“在我们老家，年俗很多的。年

三十下午祭拜祖坟，年初一拜年，初二是在外打工的日子，今年过年一定很热闹，当然，还是要注意安全聚集。”

俗话说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乔俊杰这两天已早早为家人备下了礼物：父亲和岳父爱喝绍兴黄酒，母亲爱吃的零嘴儿，妻子要买一件呢大衣，两个儿子喜欢遥控赛车、奥特曼卡片套装，都给买上！“这一年，亏欠家人太多了。去年，只有中秋节因为送货路过，回家住了一宿，家里的大事小事，都是父母和爱人在顶着。”买来的礼物，临时放在驾驶室，这里还摆着乔俊杰和家人的合影，“吃饭、睡觉的时候拿出来看看，一天的疲惫一扫而空。家人的牵挂，永远是最温暖的支持。”

过年一天比一天近，家里给乔俊杰打的电话也一天比一天多。视频一接通，两个孩子抢着撒娇：“爸爸，什么时候回来呀，好想你”；母亲去镇上赶集，办年货、买对联都不忘“直播”，跟他分享家乡的喜庆热闹。

去年，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，作为重点人群，货车司机拉货需报

备，到点要查验。有一次，因为行程码带星，乔俊杰被困在高速七天之久。“虽然吃住住服务区里，人比较轻松，但一想到物资还没送达，心里就特别着急。”他的车厢里，装着消毒水、口罩、防护服——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乔俊杰主动报名加入了运输志愿服务队，点对点运输医用物资和必需的生活物资。将近10个月，他几乎不离车，24小时待命，三餐吃的是面包和方便面，一天最多睡五六个小时。行程超过12万公里，完成任务近30趟次，足迹遍布5省13市。

“抗击疫情，我给自己打九十九分，多一分怕骄傲。”乔俊杰幽默地说。

“作为一线司机，我感受到行业正在回暖，出行便利了，合作订单也多了，得用一个备忘录来记。”乔俊杰货车上拉的一批太阳能光伏板，上个月刚接到的活儿。当时，合作的这位江西老板欣喜地给他发信息：“机器今天终于开全了！”乔俊杰随即在回复框里写下：“恭喜恭喜！财源广进！”他还在朋友圈发了一个俏皮的“接单”表情包：“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，我对2023充满了信心！”

□ 本报记者 陈洁

郑成林 安徽打工仔

1月11日下午1点，南京市雨花台区一家门窗小店，忙活了一上午的21岁安徽小伙郑成林匆忙扒拉了几口饭，就开着他的工具车赶往下一个工地。再过几天，他就要开着这辆二手面包车回家过年啦！

这几天，小郑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，脑子里总情不自禁憧憬起回家那一刻的开心，他愿意看到父母脸上骄傲的表情，也希望全村人能看到，老郑家的儿子出息了！

几年前，“00后”小郑从安徽老家来南京打工，在一路边门窗小店当学徒，学习铝合金门窗的制作和安装手艺。

“我们这行学徒不好找，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。”小郑说，最“吃力”的活儿不是制作铝合金门窗框架，而是怎么把客户预订的玻璃窗运上楼。

“玻璃很重的，一般两三百斤一块，大玻璃的话有六七百斤重。”除了穿梭在各个小区，扛玻璃、爬楼梯

## 用汗水才能博来掌声

外，遇到家里装大玻璃落地窗的客户，他们只能用绳子捆住玻璃，从户外慢慢吊上去，吊的过程还得特别小心，一旦碰到边角，玻璃就碎了，不仅赚不了钱，还要赔钱。

虽然干的是体力活，赚的是辛苦钱，但郑成林很满足，他说：“人忙的时候想闲一点，闲的时候就想着忙一点。”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——

“生活就该有所期待”；“我们都应该成为更优秀的人，去过更好的人生不是吗？”

……

刚刚过去的2022年，对郑成林来说，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。

这一年的8月，他自立门户，凑了几万块钱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门窗店，还雇了一个工人，从打工仔到小老板，“生意挺好的，感觉没受疫情什么影响，收入比自己打工时翻了一倍。”

但不幸的是，也是在这一年，身体一向很好的母亲查出了肺癌。小郑很自责，觉得没照顾好母亲。“前几个月，我和父亲都外出打工，母亲一个人在家，为了给我攒结婚的钱，她总是省省省，这不，把身体拖垮了。”

母亲开始化疗。年过六旬的父亲又去外面打零工了。小郑比以往更加努力。碰到暖心的母亲买上一件新衣服，“准备回家带她去镇上买，因为我不知道她的穿衣尺寸，到店里试试合适就买。”小郑不好意思地说。

2023年，有什么愿望？

“希望妈妈的身体能早日康复，也希望自己今年能挣更多的钱，我相信我行的！”21岁的小伙脸上，有一种少年老成的自信。

万家灯火，总有一盏照亮前进的路。